白華前稿

白華前稿卷第二十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書　贊　辭　頌　策問　題名

與顧晴沙書

昨郵便奉到大集墨板工擅盆州不知何時似今坊本展此足爲彼生色也一書兩序無害惟序後遽附王跋跋燭本也足後也今跋即古後序古以序自序繋本書之末書序詩序皆然三史亦然其以後序爲跋盛自兩宋廬陵東坡山谷盆公簡齋晦翁鶴山諸君子至有題跋專條王君係門下士言跋故謙詞似當移置卷尾附

刻詩始於韓集殆李漢編入若杜集附嚴武高適韋迢元結詩自劉辰翁編入近海寧查氏愼行蘇詩補註附轍過詩俱不繫其姓三國志董和傳後有董允傳裴松之曰陳羣子泰陸抗子遜皆以子繫父不識別姓惟董允傳獨否此史例則然杜集有杜位韓集有韓重華卽曝書亭集附弟朱彝鑒詩尚從其例竊伯叔兄弟不宜援史例之不繫姓也行數區區識者展卷卽見執事好古而學乎古用敢以言相執惟鑒擇焉

與朱晝非書

頃誦縣志六篇以新造之邑爲無米之炊體例謹嚴鬼

采明備過康氏之志武功遠矣其皮毛枝節無害於義
例而當改正者如卷首結銜繫臣字篇中則繫書雍朱
氏古經進之書如劉向校七略薛瓚注漢書裴松之注
三國志皆稱臣近時敝郡王司農鴻緒表進明史藁其
扳心稱横雲山人集遂停頒發又新令府州縣志先上
禮部勘覆然後頒行今志未經呈覆則臣字似可節去
至本官須繫本階如未奉　勅授書官不書階可也石
谿亭詩騷壇今改詩情騷之傳者祇屈揚二篇非如作
詩者之多可云壇也歷城家明府當改從朱東坡有次
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詩退翁謂家定國蘇天爵

元文類載林霽山有家大參歸自北寄呈之作大參謂家鉉翁則堂定國鉉翁皆家姓非本家之家嘉隆後詩文每以同姓之某爲家某無所依據拙序無可觀行篋中亦無一卷書可資考證者益以念作者之甚難也

漢陽試院流芳堂贊并序

德與功與言舉足以不朽而言之中有德與功者存徒以言而以文以時文其道未爲尊其爲渫亦易斯矣詩賦者唐宋之時文經疑經義者元明以來之時文以經義與同謂諸儒講議自漢宣帝章帝始也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爲四書自宋朱子始也以四書發題試士創

入此格曰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後講考經結尾名曰晉義自元仁宗始也明之文莫盛於江西五家然以視隆萬人異矣以視正嘉人又異矣以視洪永成宏人抑又異矣以晦盲否塞之象激爲噍殺之音取便於空疏不學以鶩世駭俗而明亦於是乎亡其所爲盛乃其所爲壞焉者爾我 朝龍興漢陽熊氏伯龍文其於道不知何如而敦厚宏遠見開國氣象既上第榮世其傳世亦久且遠當時有並稱之人要無並稱之實嗣求其古文詩詩間具一二杜撰古文則應酬牽率大都出自門客之手絕不類其時文用是歎藝之至者不兩能而科舉

之業有開必先是直逆會使然熊氏際其盛而能鳴其盛也漢陽諸生並向集武昌附試雍正二年分設湖北湖南學政漢陽遂議建棚熊氏之孫洲推故宅入官廣置院舍事在雍正七年其産盡斥而府新志不之載院中亦無碑版可考幸學官師弟子尚能舉其功數傳而後知之者當已僅矣予惟前明楚產如楊忠烈漣熊襄愍廷弼賀文忠逢聖其人皆有以自立當按部時適訪其後人冀示廣厲而有與試有不與試者以熊氏之文爲能立其言而其孫復爲功於漢陽之諸生並視凡求人之舍宅爲佛寺者誠遠過之因求洲從子光光子培

仁錄之前列並取杜詩不廢江河萬古流之義俯院之西堂曰流萬然則世之志乎古以立言者其傳世豈反出時體下哉贊曰聖言孔彰誕習科舉尊爲四書效作八股揣摩朱訓糟粕漢詁流失既多體裁就取斯人奮興　盛世揚翽鐵黜箏琶貫鏑錢虎戟屏瀰綿繡綃黻黼淳穆斵雕端嚴疊矩中壽蒼仙尚文久聯綿漢入江自我行部有塗有門有寢有廡有舍者庶有圖者揹今開廣場昔宅安宇言拾入官逝將芘文人往地存文今質古伐碑著銘志乘族補

白華堂王章贊并序

予藉諸生時得貲米九江居停者以予之讀秋賦也舉酉
陽雜俎所載吳剛事號之曰月樵或以欵刻月樵玉章
遺居停者居停者轉以遺予予為作長歌厥後鄰其事
者易米二石度歲而東皆補亡諦洪景盧雖不謂然
然不失乎律己之道事親之旨因改號白華隨所居編
曰白華詩屋屬武進黃景仁仲則銘一銅印己亥秋自
浙使旋假道省墓喬鍾沂樸園遺予舊玉章曰白華堂
者圍四寸四分高八分脊起為四阿而下方隋質斑斑
然近亦五六百年物也語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昔之
名是堂之人旣無得而徵予之堂以四百緡購之鄰西

郭之錢涇距下沙故居幾三舍每念曩盧所識士大夫發蹟隴畝多以醫藥求便徙廓難得自鄉喧遷於邑自邑遷於郡翩然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如歐陽公爲廬陵人其父崇公葬里之瀧岡而公中年乃欲居穎見之思穎詩序無一語及於松楸今予賦而堂之不必終且居之而玉章之文巧合符節若梵言補陀落迦山唐言爲白華山予固未暇以游要亦非所願矣是故堂統於屋而詩屋則統於堂堂與屋皆曰白華則猶歐公在夷陵因至喜亭之名名至喜堂云爾贊曰有塊者璞其文窅窕印之丹質堂曰白華先我而堂自我而屋且

屋且堂亘茅純汞惟白守元惟葬養根言復其始廉恥
是敦

當陽汪貞女義田碑贊并序

男女子生三月而命之名男子二十而冠冠稱字女
子子二十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必笄笄必以
字易女子貞不字字謂許嫁後稱字也以字謂許嫁誤
也嫁不以而嫁故許亦不以他許禮曰既納幣有吉日
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
人弔言先行弔禮也又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
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

許諾而弗敢嫁弗敢嫁弗敢執吉以求嫁也又曰壻免喪女之父母請壻弗取而後嫁之請者請壻吉日也壻喪畢而未以復請故女氏反以爲請壻之弗取壻之未遽忘哀嫁之者嫁此壻也疏以謂女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夫以有故而不得娶遂至聽其別娶男既別娶女必別嫁先王無此黷禮之政也此鄭氏之失也女之德貞而已在其國爲女在塗爲婦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子叔母胡孺人之妹許嫁錢存厚子妻查淑人之妹許嫁宋森聞訃守志爲聞見所不忍有引周禮禁嫁殤及曾子問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

杖不非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之義以折之不爲稍動事舅姑無缺禮歿而爲之葬蓋不成妻而成婦者且禮爲殤服雖嫁殤有禁而周之時固已嫁殤以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之禮爲言女子之不可殤其婿亦猶是矣天下之害生於不及情不生於過情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聖人緣情制禮禮即天理之節文歸氏以女子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爲非禮汪氏所斷記李婃守志事曰歸有光曰未婚守志非禮也古父母死即改嫁不待婿死也有光固未嘗爲此言而婃許嫁後嘗同姑

臥起正其成婦而不可絕者當陽汪氏女闈孜許嫁傅立立殤汪年十五歸傅樵汲養其姑廿年而姑歿今年四十餘矣守志不貳鄉黨共稱予以謂汝之成婦而養其姑近禮而足以爲教又憫其不給於養以錢三十緡益郡縣官師弟子錢三百緡屬縣令慈谿范鏗經紀其事買田記之碑而銘之其辭曰刲股近名殉軀據烈未嫁守志於義履潔蘷湯尚恭禍帶宛綍律已特苛風世較揣爲江漢游擢廉恥欿悠悠長阪皦皦同穴喪過乎哀貞凶其節醫彼博旦戊敘是設

白雲送老圖辭并序

雲之爲物汗漫而不可方故夏鼎銘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山林嘉遯之士往往託以自喻而學仙者流復有乘白雲遊帝鄉之歎崔顥黃鶴樓詩兩言白雲猶此志也雲之象旣閒其於迹又已幻然易之言大人曰雲從龍記之言賢人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惟所從旣隆而澤由之以降降之澤豐嗇不一而物之遇之胥有以濟乎其時時以濟矣雲之出者當有所歸矣然方其出而未歸若不能無心於歸此歐陽文忠在政府時以歸田名其錄尤文簡在侍從時以遂初名其堂而雲岫中丞白雲送老圖亦以之作也圖有嶠有居有巘

有陘有谿有澗有淵有松杉栝竹楓柳有庵有橋榭屋皆有人焉斷取杜子美秦中雜詩第十四章末語意爲之或疑子美詩始欲卜東柯谷以居繼欲卜仇池穴以居願不獲遂迨入蜀始有草堂稍有寧宇彼所適之晉公視之奚啻霄壤即淵明所云無心出岫者亦未有乘時及物之會而後之論淵明詩者喻之絳雲在霄卷舒自如人之由少而壯而老猶雲之由舒而卷公以出岫之雲自喻而駐節之地在白雲黃鶴之交由作圖之意以推凡所爲不獨老其老者茅檐暴背與白雲長氾濩於無窮是則公之自怡悅而舉堪持贈者夫辭曰茅蓋

屋兮面水雲英英兮露彼山有桂兮淹留垂九天兮蔚起羌雲行兮遲遲復雲停兮止止看徜徉兮予懷日自得兮素履

俞孺人旌節頌并序

漢陽俞孺人爲太學生臣鵬女年十五適同邑張繼鉞十九生子大海未晬而繼鉞卒乾隆四年月日也三十四年邑之人顧所司旌於 朝是冬孺人卒卒後七年以大海官武昌府學訓導贈孺人又二年大海舉鄉試又四年被薦當去爲縣令乞爲文衙孺人夫孺人之節縣府司院官言之而繼鉞有四兄多以科貢舉孺人子

身節則紛義且教其孤以有成則夫致孝致哀於其身必敬必誠於其始其事舉可以信而書或欲有所為唐應德曰明初修一統志而人相譏其一欲識科目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欲識戶口田賦則曰此非黃冊也科目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賦天下之大命彼禹貢職方其亦黃冊也哉閻百詩曰謝李野舉謂予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予甚駭其說及覽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人物或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間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統志誇濫省自欽覽在志館其體例所收人物甚嚴惟受

旌婦女槩得登記，然如孀人之貞苦以昌其後者卒不多見，故粗舉其畧，俾書之門閭、僕志郡邑者錄之以繫典烈而補世教云。頌曰：彰善樹聲，表宅長里，因此坊民。貞哉女士，漢玄曷求，喬木曷休，其風倚歟，於有剧及笄而嫁，奄喪所天，呱呱泣哺，書龍書賢，夫猶贈公罡號節孀，中壽不延。恩言𢡃褒，剪刷蕆滌，鄰桑勿爽，瞻言綽楔，無窮令名。

乾隆三十五年廣西鄉試策問 二首

問易書詩禮樂春秋古曰六藝，亦曰六學，其目經孰昉，與四經、五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二經、十三經異同安

在唐選舉分大中小三經何與易有三義上下經分卦其數何以不齊費氏學荀氏九家與有傳於後者與左傳以罪疑惟輕爲夏書說文以五品不遜爲唐書其有說與堯典三辰何以異於益稷謨舜典五禮何以異於臯陶謨詩三經三緯何若逸詩篇目甚夥孰有辭孰無辭儀禮歌召南何以越草蟲而取采蘋笙詩何以不當補春秋四繫五例以元訓仁以夏時冠周月果聖人之旨與三傳紀載褒貶其不同者何事周禮儀禮其本書之名何在司徒不言財司馬不言兵鄉射禮罰爵以豐冠義有士無天子諸侯大夫能一一條說與多士際昌

明經學之　朝研肄當有素矣其以所得著於篇

問自古載籍極博諸史而外足以備歷朝之掌故括百氏之源流大而制度典章細而名物象數綜覈畢具者大要莫如三通名爲通何典唐劉秩倣周官禮著政典三十五篇杜佑廣其未備成通典二百卷宋鄭樵變其義例成通志二十略馬端臨廣杜氏之規模正鄭氏之疎外旁搜論奏間附己裁成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斯三者增損因革分門果何似與通典所載自皇古以迄開元亦綦博矣乃析賦於田制之外雜貢於稅法之中選舉則孝秀與銓授同科典訓則經文與傳注相混

何與鄭氏詆杜氏借書炫名其自序通志至有云非漢唐諸儒所得聞然職官選舉諸略多仍通典原文至若略陳碑版遽該金石撮言象緯欲撟天文可與天寶以後淳熙以前宜有纂述而通志闕如或別有說與通考雖倣通典而本經史之記載稽儒先之緒言夾注處尤極完善乃王氏圻譏其詳於文而略於獻然與否與我

皇上右文稽古嘉惠士林　特命詞臣校正三通並

續成通考近復

勅通典通志一體開館續修甚盛典也諸生涵泳

聖涯他日皆有珥筆編摩之任其以素所研辨者剖析

言之毋隱

乾隆三十六年湖北鄉試策問二首

問延洪旣臻引年示禮禮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鄭康成謂養老在視學明日然與仲春仲秋入學有養矣其有歲養何與燕禮饗禮食禮其不同安在周之兼用見於詩周官及祭義者何若鄉飲何以立三賓養老何以立三老鄭氏旣云三老象三辰五更象五星而又云各祇一人何故蔡邕以五更之更作叟證之張湛注列子田更作田叟則鄭氏老而更事之說非與漢初歲首遣人存問三老卽養老於鄉之義明帝以李躬爲三老

桓榮爲五更而國老庶老之外其子孫死政者於禮亦得有養我

國家仁壽綠麻安懷洽慶貴齒之禮視古特隆儕斯學者盍數典以對

問古者竹簡曰策其尺寸長短有見傳註者歟以謀訓策始自許愼歟發策射策對策有異歟漢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何直書巳名歟唐時有沿其體者歟虞世南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注之謂之兎園册歟科舉陋習如是歟抑非必世南所作歟制舉策有戠於史者歟以策題曰策

文自何始與唐及宋初策題甚簡仁宗後寖失之繁有至數千言者何以故也元經疑經義略如發策對策明以鄉會試第三場發策故場愼擬舉子抄節史事綴爲策套夫發策之患在問所不知對策之患在對所未嘗問頃者　頒示令格凡策題毋過三百字對者毋泛引不根誠崇本厲學之意也多士其酌古言之

乾隆四十四年浙江鄉試策問二首

問湯誥言性之始說命言學之始二者尚矣言心始仲虺與書古文人心道心有他證與論語言心兩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程子謂孔門心法何與大學言心

及意孟子言性及情何與性兼心言曰心性兼命言曰
性命其曰性理何與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曰恒性
曰率性德性曰知性養性與性相近之旨可表裏與荀
卿韓愈李翺之言孰當與道學之名始於宋朱子謂周
子一生之學在太極一圖然其陰陽五行之位與陳希
夷無極圖適相倒易凡同異醇駮可切指與金谿姚江
為世滋詬豈其學果禪學與抑攻之者已甚與大抵心
性之說援之則涉於宗門學問之途粗之則溺於訓詁
皇上聖明天縱盛德日新治理所昭淵源精一蓋君師
之統萃於一人矣多士沐游　聖涯服習儒軌有心

契乎性道問者願稽聽焉

問古有事於學者三月令學正習舞釋菜其名見諸周禮與周以前有舉者與釋奠之禮視釋菜釋幣何若與孰用尸用樂孰否與同謂之釋何與若山川廟社之祀亦釋奠與入學釋奠自四時各舉而外何時何事猷舉與春夏舉自太師秋冬舉自何人與始立學則釋奠先聖先師豈先師不嫌數先聖不嫌疏與先聖果四代各尊先師果四經並立與周公孔子顏子遞爲先聖先師可歷考與古釋奠在學不在廟郡有說與釋奠廟祀以太牢祠孔子後魏孝文帝親祠孔子史何以不書釋奠與

書釋奠孔子在何代與夫褒崇之典歷代各殊如何而始爲定制與我

皇上道洽治隆心源軌一辟雍闕里屢已光昭

法駕矣乃者熱河建學文廟落成所謂始立學而釋奠

聖人乃能行之也盍詳見於篇

蒙山智炬寺題名

癸巳八月乙未省欽旋試寧遠道出名山名山令劉以正促易循與抵智炬寺飯陟雷動坪至五頂揭甘露井覆石欹削仙茶半畝倚石欄闌上苔髮扶寸覩大仙副仙東西配諸茶樹樹不及二尺人未嘗見其滋長四川

志及明人碑並云仙茶西漢甘露禪師植西漢佛教未大禪師之稱始自晉即東漢猶稱道人也五頂若貫珠一石殿庳而緻其前爲觀音堂瓦屋鉢盂諸山遠近鱗簇平羌江如玦遶之支筇返寺邑諸生李蘭枝能刻石劉預礱以待同遊者予邑人姚蘭泉門人蘄州陳祐瀍返馭入城僅五里雨翻盆下劉言揭井石則雨隨至茲尚幸也又言嘗發茶畔土磴道忽震撼懼而止往歲天飛寺林竹盡花小金酋始于試劉令此十年時禁旅垂過燹燼星火偕選勝游非道地主賢師行抑祖席矣越三日自邛州使院書而歸之

古慧義寺今琴泉寺題名

少陵有陪章留後惠義寺詩又山寺詩原注與章留後同遊其云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爲今千佛洞無疑矣寺在山上故陪四使君登寺詩曰樓閣寄山巔太守沈清任詩曰於山下得武成二年惠義寺石幢知王蜀時尚仍唐寺名不知何時始稱琴泉寺也侯圭以梓之州列浮圖一十二而慧義在北慧通惠也寺故有塔今僅存敗址志地者當知之

崇聖寺題名

唐進士宴櫻桃觀舍利佛牙皆在崇聖寺寺名遞改至

明而日崇仁歷久頹廢乾隆癸巳正月予視學赴蜀鎮洋畢公沅以方伯權大中丞事邀遊雁塔西折遊此董役伊始無足觀也今丁酉除夕前二日返覲至秦道出寺後詢其非常傑麗而公爲眞大中丞者且三年矣爲言監司奏馳時見茲寺露處臥佛尙係唐塑石匣經係元奘手取莊嚴宛在屬曹宮允仁虎於翊午偕予先往而公繼至禮讚竟日復以碑文見屬念當代詞館松太人特多公蔚居選首於重興時建非常之原宮允持服未闋爲公修同州府志蒲酉藉府以予之附不爲人所鄙同鄉同館聚覽今古後之來者安知不繼勒宴而舉

勝事也夫、

武昌西山題名

自黄岡陸行至華容六十里渡祁樹與渡樊口遠近等、乾隆辛丑四月十九日李太守國麟、李大令敬徵偕包都督定邦、出清源門送予、謂放舟至武昌縣郭入西山良便、李大令維墻亦走使具邀飽帆竝下、涉歷沙岸、衆綠相委、望郭門不暇入、穿枯擴半里許、石徑始谿、一磴一折、坐九曲亭、亭高不十仞、而坐見樓堞江色繚之、返景則袍袖盡碧、密樹無間、再上為靈泉寺、寺門外翼以亭、瞰寒溪、懔懔作冰雪氣、寺有三泉井、井旁石澗靈龜

沭焉澗石爲古根所穴蔭可滿院寺僧冰谷方事鳩葺指後殿爲吳大帝避暑處東憩棧閣閣下有劍池越閣外小徑滑汰其東北即寒溪西上里許是山最高處犖确不可措足陰翳旣盡劍石在焉予趺石良久諸君始至輒謂予有濟勝具相與枕樊山而南樓隔江望巴湖若大圓鏡縈青繚白侑以壺酌歡盡始返書此以識游跡云

象牙山題名

熊耳山以兩峯相竝得名在盧氏縣馬耳山亦以雙峯名在諸城縣眉州彭山縣東北象耳山予未及以遊而

載在統志、今施南府治在象耳山麓、上有元妙觀閣脊所垂牘若銘若、府志載明人詩亦作象耳山而居人猶間稱象牙、象不以耳稱、耳牙文相近、不止乎郎爲牙郎之誤矣、因攺題曰象牙、陳太守嘉謨爲省欽勒之石

白華前稿卷第二十一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傳

明四川東鄉縣知縣趙公傳

公名嘉遴松江人天啓甲子舉人知東鄉縣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張獻忠遣劉文秀分掠川東六月賊至公預練鄉勇拒守閱月七月十二日縣役董二麻應賊城破公與其家八人者入井死有邱榮和者亦被執以間得脫踰年獻忠誅公子求尸處不得榮和告以井所乃刺血滲遺骨驗視公所佩石與玉有三乃即

葬之而刻石王酬榮和榮和有女孫歲貢生冉士選之
母也石至今藏士選家

論曰昔明社將屋流賊蠭起民不聊生不知死所張獻
忠據武昌鑄西王之寶李自成自襄陽貽書誚讓左良
玉復將西上獻忠乃決策入川首陷夔萬僭位成都遣
將分道屠僇謂之草殺殺人不可億數計予行鄉時往
往求忠義士死處而自重慶三忠祠外多不可考惟東
鄉士人言城內有趙公祠公所入井尚存士選手狀以
上竊考彭侍御遵泗所為蜀碧言甲申賊至東鄉恐貢
生冉璘及其子宗孔被執不屈死而不及公公之死在

乙酉則東鄉之獎掠必非用我

皇上彰癉表敍嘉惆明季死事諸臣予專謚者二十六人通謚忠烈者一百十二人忠節者一百九人烈愍者五百七十六人節愍者八百四十三人館臣論次事實爲勝朝殉節錄表忠發幽曠越褒古公之名惜未獲聞江南選舉志犇不及公姓氏予幸爲鄉人而里籍亦未暇以考謹據士選之狀書之俾刻諸祠俟異時考證焉

順天府北路同知李君傳

君諱化楠字廷節石亭其號也緜州羅江人封文林郎文彩長子乾隆七年成進士十七年令餘姚姚邑故煩

海賊重民敝多去而爲盜君以次捕獲搆屋二十餘間爲同之名曰枉生所擇民技能者爲之師假官錢資令爲業業成其師具狀保之出終其身不復犯偷歲祲君頂籍極重待賑賑務爲兩浙冠調秀水復攝平湖前令某在湖七年積訟牘三千有奇君計日定程飲食皆坐堂上早午晚決若干件縱民觀聽民爲之歌曰雲霧七年三月見天而令甲州縣官本任不以繁調繁去之日湖人傾城攀送哭聲震野浙撫今直隸總督楊公以治狀聞會丁文林君憂服除　特旨以同知發直隸補用假攸滄州州敕盜各省案提者如蝟君籍戸口狀貌小字

無不賞、以是臨提隨得、會匪家匪多回猶可設小聚會夜則四散為好、君忽於夜半挾弓矢率健卒數十人擒其魁、餘論如法、盜為之空、假牧涿州、補天津府同知、以內艱去、服闋仍赴直隸候補、假牧薊州滄州、補宣化府同知、遷順天府北路同知、皆著異績、來平谷諸城工、檄領餌以油傘自蔽、巡歷風日中、一瓦一石、必行覈驗、又兼攝密雲縣事、白其冤 行在慮囚進疏、若以獄詞未定、聞不發、幾推吏議、

上行園木蘭、君迎伏道旁、

上笑謂扈蹕諸臣曰、是李化楠耶、可謂強項矣、人謂

上有御用意即大府益以重君京師好人翁齋者詞連數省無佐證君固請無效已而他省之周納者多得罪竄鎮令任某以事被劾君讞得實矣有齮齕君者力持之君憤懣不得申先是令浙時痰常錮心至是又患怔忡祀竈日以事過都門購參餌自隨越二日入會城俞從者瀹茶忽攫所佩刀自刲茶至從者驚相呼君嘿然起曰我安得血被手耶創未深然亦覺不治問者皆訝嘆有泣下者君讀律成誦凡案牘皆手自評斷嘗言居官有六字訣眼到身到心到又曰一錢一粟似甚微當之者一家哭矣精九章法儲數有不能算者一布指即

知其數其所治率極衝府巡狄獨供頓立辦無浮費無浮派也通籍廿年祿養備至其衛䘏也會葬者千人於雲龍山立家祠置田贍族少時耕且養據隴上披書而哦少倩文林君擲以礫破君左頷有瘢羅江人 本朝成進士者蓋自君始云藏書數萬卷皆自浙載歸他生產不復問所撰族譜八卷治略二卷石亭詩八卷

贊曰君以壬申校浙闈得沈君祖惠為解首士林多稱之要其後上治民不媿古循吏矣疾由心作天君甚之然君之沒未幾而忌君者旋以他事敗獄亦卒如君所識天人之理固若斯不爽也抑可以無憾矣

封中憲大夫顧公別傳

公諱廷元字振川姓顧氏自吳相醴陵侯雍著望江東元通判潤之始居無錫九傳至廣東提學副使鏞是爲公曾祖祖敦考選知縣父候選州同懷兄弟凡八人就塾爲舉子業皆以爲不若既乃嘆曰讀書不爲善縱得第何補於世於是仿高忠憲同善會令一人集十人人月輸一錢或米一溢遂捐粥給寡婦之不朝食者其厚者聽積十年得田二百畝若施衣施藥施棺放生惜字諸會垂五十年以爲常修學舍修七世祖洞陽公祠尊賢祠營道成梁產不過千金而爲善日不足往子視學

入蜀公之子光旭權按察使每示公家問語殷至不及生產事其最精者曰除弊恐利去在其已而已正已則弊自絕興利恐弊隨在因民而也因民則利自溥當光旭去蜀蜀之人如有所大戚戚泣攀送于百里不絕予不知光旭之感蜀人何以如是深即公之所以教光旭者何如是而猶未慊也公生時母呂恭人夢道士乘五色雲入室繼母病禱石門之白鶴道院有應後十八年復病禱瀨湖之鎮溪菴夢真武神持大圓鏡垂絲帊丈餘於地復起輯青年金鑑錄若干卷爲長洲彭尚書啓豐講大洞經晚歲居錦樹園倚池檻觀水軸盡日出則

績碧山會賦小詩爲前後十老圖以光旭歷御史甘涼兵備道累封如其官預知臘庚申厭世年六十九及見光旭子永之舉京兆試

論曰無所爲而爲善之大者也然易言殃慶書言惠逆後之君子藉以去不善而力於善積之既久將言與行與心無非善者善之長曰仁仁之本曰孝弟其推暨曰民物始公亦涉道家感應之說而設誠致行沛然粹然即子瞻蘇氏所云其生有自來其死有所爲理或然也目別傳別於史也

潘建南傳

歲乙丑予赴郡試童子科時吾邑有以行義受太守旌
者則潘君建甫國錦也君祖母奚孺寡撫君父及見君
嶄然頭角悵命之私淑於王高士光承之門故君每以
孝弟力田為已志君外舅年七十而未有後君資之暖
老或誦亭林顧氏之言曰焉有勸老人買妾而可為君
子者乎君反覆辨論為買之卒生二子子孤君紓其家
難俾至於成人君弟有二子皆上殤亦為置妾妾所生
子又殤乃立後而嫁其女有族子陷為盜禍且不測君
請於廉使者事得直又以祖母奚苦節數十年而揚顯
未之遂也請有司上聞如制　賜金立坊於其所方

墓之未卜也形家謂葬且不利君泫然流涕曰吾祖歿五十年吾祖母歿十有三年今吾父見背又七年矣及身而不葬誰與葬者且向者猶以力不舉吾以卜之於天脫不利吾自當之比葬亦無他他好義事尚多不具識識其關於君論用緒者

論曰古人子之葬其親墓大夫爲之辨冢域而已不克葬者無有也自葬背以化者邀福而惑其說者暴骨且至累世亦與於不仁之甚矣論者以君有亡繼絕之功如僕沈華死且爲之置後而不知其卓然不惑於地師之言爲尤不可及也鄉飲酒而行也非君其孰當之抑

予又以嘆循吏之難而積善者之爲有後也

李節婦傳

節婦程氏墊江人雍正七年年十九歸李嘉禾不二年嘉禾歿誓將殉焉其姑曰乳也男嘉禾不死矣且如我老何及乳生枝榮枝榮少廢疾所受產不百金婦哀過失明以姑命攜枝榮育於程踰年而嘉禾之兄歿婦誓與姒陳偕撫其孤又十餘年而嘉禾弟又歿娣矢志於人婦撫其二女至嫁每爽食上冢攜枝榮俛俛然泣曰天苟有後於李雖餓死不恨夜坐績苧麻課枝榮讀至漏三四下以爲常枝榮餘於庠婦目明漸復乾隆二十

六年　恩詔舉節孝學之師弟子將以婦應則嘆曰爲人婦不幸而以節名揭若爲子者成名以名其親乃北方予拔忠州遴試拔貢初不知婦節而枝榮年四十餘覩其人吶然又卹然若有亡者州之人以謂不得當也比舉而友日須且是故節婦子固宜枝榮請予爲之傳予以粗李皆邑士族矣節祗恒德立傳非體因舉陸魯望見忠孝志義之事則銘之之言復之乃銘幽不可以葬後作節婦之兄子亞坤觸次次京邸請益力嗚呼世之被旌者多矣其節不必如婦之苦而禮官籍之一統志遂據之淑之婦直以枝榮貧不能請旌而阨義甚

高枝榮固有深痛者其亟請於予以冀不死其親固人子之義云爾然則旣其實而名湮沒不彰者又何可勝道哉

程氏二節婦傳

李氏婺江人生崇禎九年年十八歸拔貢生程瑞雲二十八而寡子鴻儒周兩歲有萬縣徐賊煽掠李以遺產令瑞雲族子大器經紀而已負鴻入深山累旬不火食鴻舉鄉試泰李復故居與大器均其產鴻卒年二十六耳子文駱九歲文驛七歲鄉人牟其產將併害之李與鴻婦盧計匿文駱文驛於萬縣程謙之謙之故鴻族且

同年後十餘年三子爲博士弟子婦始得與母祖母見李卒時年八十九盧年七十婦姑相守五十年顛沛荼毒文學孫今仁徵縣令正坤嘅爲予泣且言曰吾高祖母曾祖母之節苦矣非是程安得有後有後而懼不傳敢請抑予聞瑞雲與義士十七人守西山中嚙禦賊李鶴子余大海圖之三月餘不下少保李國英攻毛盧山賊爲遁饑出巫山敍趙知縣求除而卒非道李若盧賢也年代稍遠雁格限之正坤尚以是推民隱而毋枉且濫焉亦賢者之用心爾矣

孫宜人傳

宜人興縣人孫姓故尚書協辦大學士文定公族女年十八歸贈信守府君諱基淵少孤與兄故太學生基渠令開封守基田奉母教砥厲學行歲入數不十石宜人偕姒王恭人紡織紉維與君輒至夜分王殁宜人獨承之凡姙男女子四以免孕年三十九時乾隆丙子八月日也歲甲申基淵筮仕爲尚令奉母之官因泣然謂宜人子儀鈞曰微而母吾不有今日吾以乙亥秋中寒疾而仲父教諭傑以而父館于里外而伯父具醫藥而母祈籲抑搔累月不交睫少間進吾食日夜十數餐一二匀懼吾胃弱疾再作也疾起而而弟倫鈞瘖瘂已尋痾

而母奉吾而乳而弟其不任免固也卒之日惟叢殘絮布二錢指綴緼所餘吾姒哭之吾姪之婦又哭之言每急必告而母而母脫釵釧質衣裘以爲常而不知貧若是也而九歲喪而母而不知而母固也宜人歿十二年儀鈞舉鄉試又七年倫鈞繼之又六年遇　慶典於例當贈恭人乃湛淵已貤贈其上世遂以儀鈞官中書所晉級贈宜人

論曰予讀歸氏有光狀其母周孺人若不謀夕兒女大者抜衣小者乳抱手紉綴不輟中夜促有光暗誦孝經無齟齬乃喜未嘗不痛劬勞之思至斯級附祿也母富

貴家易耶貧賤家難抑婦又甚難也今大守甫貴矣宜人偕其苦而不偕其樂此儀鈞所為乞傳也儀鈞又言幼學時每歸宜人必篝火課所誦書五十過不熟即撻之慈惠若彼孝義若此信乎無命而有其德矣嗚呼獨宜人也乎哉

歐陽貞婦傳

貞婦歐陽氏安福滸水人幼失怙母兄授以列女傳女訓諸書孤解大義為選壻甚嚴邑諸生王燕貧而有文譽歸焉事王姑三年事姑十年矣堂開四歲而孤一女甫娠堂開從弟學基又失父母為君攜兼撫之後學基

受室數年變始析貞婦生二十年而歸歸五年而寡今六十有三矣先是貞婦之王姑劉守志五十年手植桂一本及尺歧爲兩榦榦未復合人以謂後凋之祥閱世再應之郎堂開之女子志行不少苟而謂不有是理哉

論曰女子之德曰貞凡不再適與不得已而殉者曰烈元史亦曰節魏氏禧區節與烈與從容就義爲三抑末審矣唐堅貞節婦李及金節婦皆夫死不再適者也貞之名祇以施之未嫁不再字之女故近人文擕題無稱貞婦者宋景濂爲湯某貞婦惟秀周淑貴守貞傳則曰節婦爲王妙清王順榮鄭妙靜傳則曰貞婦二者實皆

無以異乃其言又云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善之善者也然則處變而不失其正固女德之所以貞言貞而節在焉故以昆山張氏女子之節之烈而歸熙甫稱曰貞女子因堂開之請傳其母而正其名其不繫歐陽而繫王者不敢據史例例在景濂以徐定瑞爲趙節婦云爾

白華前稿卷第二十二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墓碑 墓表

中大夫大理寺左少卿何公墓碑

乾隆三十六年陝西文縣鄉賢大理寺左少卿何公之仲子瀞以辛巳進士除廣東從化令將行介富陽董中允來謁曰先大夫之歿也有行狀有墓志行傳雖然嘗乞傳於太僕陳先生兆崙業許我而未就也今先生已矣願以屬吾子予惟古之人不傳人又國史三品以下例無傳傳略而墓表詳乃爲文以塞其請公諱宗韓字

桐濂一字對溪以廩膳生舉康熙戊子鄉試雍正甲辰成進士授禮部額外主事明年補儀制司主事又明年充山西副考官又明年遷祠祭司員外郎除江南鳳廬道按察司僉事入爲刑部福建司郎中旋擢大理寺左少卿予告歸此公出處履歷也進士釋褐爲主事者諸在部習掌故第隨人畫諾無可否三年後予頂其能者始判牘時此制未定值重修會典自郊廟壇壝至鄉會歲科試諸條例皆公撰請增定冊庫失金冊一鑄印局大使逮繫同官引罪請劾公抗言舍盜不問例訴大使例指請會咨提督九門勒番役緝之已而果獲盜

堂上官益器重公有欲與公牧令以應　詔者大宗
伯蔚州李公持不可曰是豈百里才耶少宗伯江都唐
公又以公賢能最　召對稱旨除分巡鳳廬道僉事
巡道治鳳陽督關稅稅口數十處官吏都漁爲利苛取
毛髮公務持大體處商不凋正羨悉歸之官又以養廉
額未定首請歲支二千金而絕所部供億朱家口海水
決入安河壞泗虹田舍州牧言泗州地七千四百頃河
臣言漸淤湖田九千三百頃可起額佐河費公將以去
就爭而太恭人訃至　詔在任守制假四月治喪事
竣復官力陳泗民之苦有重糧既報淤而又報涸者也

有賠糧、本未涸而報涸者也。夫一地二糧、與無地有糧、
民非堪也。淤則淤、涸則涸、所不爲民者有如水。於是按
圖冊、審面勢、於安河兩岸、每里封一大墩、以牌記每戶
封一小墩、以旗記、得地一千二百七十頃、而向之詭報
者、十七八皆烏有。故大學士尹文端公時撫江蘇、以勘
桃宿淤地、邀公問狀、慨太息以爲賢。然公猶以瀕水地
淤涸不常爲念、歸田後恭遇今
天子特免湖河淤地錢糧、見邸報、感泣如身受也。嘗奉
檄查太平府及泗滁和三州逋賦、分民欠、官侵、吏蝕、爲
三等、以別償免。鳳陽饑、撥賑米未至、發倉粟便宜應之、

河南大水饑民就食江淮間者日數百千人公率屬爲粥以食或留養或資送贖其已賣之小口甚夥資送者日限程四十里壅滯不得前迺令倍行者予二日糧官民便之所全活無算六安潁亳間故藪盜公以淮水自豫入潁至盱眙老子山入洪澤湖迤邐千餘里致疎防援遂創議置哨船增營汛其要害移文武員弁駐之裁道役及所屬蠹役千餘人曰此盜媒也驅歸農可矣於廬濬金斗河於宿引城北小河與滄濉二水通又鑿桃溝燕子口以洩蕭徐永城之水於英山請折漕價以甦艱運又言虹縣小河淤淺水發輒成巨浸疏小河以分

洩於淮疏舊溝以全洩於汴則虹不受水而靈璧兼受其利議雖格不行而公之心則已瘁矣文縣自前明王侍御繼禮以甲科起家後二百餘年至公而始賜進士釋褐甫四載即歷監司領性樸愿少結納又任事已銳不求合上官其奉　命入覲也上官特以部民籲留為紆半載限既官西曹

上垂問淮南治狀公臚實以對

上顧廷臣曰鳳廬號難治何宗韓在官六年實心整頓而人反議其短長何也尋以甘肅昔爛地丁條銀率衆

表謝

上曰陝甘酒竟無大僚即何宗韓可用遂擢少廷尉大
司馬彭某以事罰議或欲甚其罪公徐曰罪不至甚甚
則不平入人罪以媚人不可其長卒上之
上弗以爲是而公屢求罷數二年中從耕耤扈
駕上
陵侍經筵又請罷六曹委署官以重職守皆得
旨允行人謂
上將大用公會足疾乞歸歸而不復起嗚呼豈非命歟
公十二歲試輒冠童子科旋丧父每作文長慟獻穗帳
前守部日以太恭人春秋高家貧將乞歸侍而淮南之

命下遣長君歸爲迎養訃并肅家以行憚暑族佳秋發
板輿而太恭人疾遽作甸語及衙恤者初喪足未嘗輕
出城市過其廬淵然惟吟誦聲人有不善惟恐聞於公
爲相語曰不畏王公怒但畏何公知王書時年也其學
以忠恕爲主著弟子錄者先後數百人必先以行誼相
激厲乞休後買義田廣族葬獎貸務倡修文廟及陰平
橋人或以是矜式公而不知公學問之本與夫大節所
存爲不可沒也公所著族譜若干卷敦仁堂集若干卷
以康熙十七年月日生乾隆九年月日卒十二年月日
葬文壺西北阡先世常熟人明洪武初孟文公始遷泰

八傳而至星圖是爲公曾祖祖道亭邑諸生娶常鐵扶風縣教諭其在太學時與長洲韓文懿公友善也母陶太恭人配歐陽恭人公計偕後代公侍太恭人以終有孝稱後公三年卒子三長洲丙午舉人終江西臨川縣知縣次濬庠生次御沛女二適某某孫五汝楫汝梁汝杭汝枋汝欐曾孫四子綸按公之遭逢與其行誼庶可以不朽惜生晚不見公觀從化君之毗然卹然既葬二十餘年而不忘其親嗚呼其亦足以知公之教矣

贈中憲大夫光祿寺少卿前戶部河南司主事

趙公墓碑

乾隆三十八年春定邊將軍大學士溫公福次昔嶺討
金川酋六月己丑朔美臥溝失守戍戍將軍以師退距
木果木北嶺不數里殁於陳戶部河南司主事趙公死
之越九日予聞自雅州試卷稱位以哭又二旬聞
詔贈光祿寺少卿入祀昭忠祠　予祭葬馳驛歸里
蔭一子入監讀書期滿予官是冬小金川復平明年二
月孤秉淵自京返旅而以書抵蜀先請爲隧道之文嗚
呼公詩名在天下節義在　國史有子世其業死亦無
可憾而予之言尤有信者憶戊子冬予使黔歸次淇縣時
公坐漏言前通使滇見曾逮問革職從雲貴總督今

將軍阿公桂討緬賊入滇驚相遇於道倚村擲相泣語移時別其明年今將軍拜副將軍公從經略大學士傅公恒出蠻例關歷猛養猛拱攻老官屯十一月緬酋降而公病先入關以薦得旨候引 見又明年從副將軍駐滕越防秋又明年辛卯十月討小金川公從溫將軍自永昌疾馳二十晝夜抵成都明年十二月小金平遂移討金川會予視學入蜀謂賊平可與公亟見而秉淵亦從予而西以次年閏禊日返自木果木軍營傳語予甚悉時公已遷官不三月而變作凡從軍六年至是而授命焉嗚呼難言矣公長子五歲丁卯秋以詩相質

於舉場始定交自後王光祿鳴盛吳舍人泰來王考功
昶黃司諭文暹錢詹事大昕曹中允仁虎在蘇州與公
爲七子詩傳至日本其國相高棅爲七律人贈一章寄
估舶以達人豔稱之而其後多自以少作爲病錢以辛
未奏賦 行在授內閣中書至丁丑而王與曹繼之予
亦與是選始過公高行之居癸未春兩家聯舫入京僦
屋同與居後三年予弟攜家亦至居始析公兩放會試
未得列館職而書局總裁官屢舉公分修平定準噶爾
回部方畧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大清一統志及
未成之音韻述微鑑古輯覽熱河志諸書均計日程課

自予入詞館所纂書尚多然不及公十五六而公又以其閒寓入西山僧寺直草詔令賦詩談讌俱不廢或貢文以佐藩人所不逮去年春四方舉人會闈一時績學之士多登名入翰林賜進士其與公同獲罪者皆迴而公積重功獨遐遐變又不為同行者之所免設公與禮部必不直雖機不直乘機人知公學之博說之長而不知才之足倚以洪事即一言不辭又非出有意退而授徒著書亦足以闡盜於人而傳於後乃援薦援留輾轉再四至以身殉為可哀也公自為高才生有忌而蠖以隱事者其人後公官中書以死殲之猶蒯首之一央即

東華車馬不失職之文人所辛勤而僅有者不朽果安
在也夫亦可無憾爾矣公諱文哲字損之號璞函世爲
上海人學使者以孝友純密舉優行壬午應　南巡
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遷戶部河南司主事　特
贈中憲大夫光祿寺少卿曾祖繼膺祖璧國子生候選
州同知父紳歲貢生兩世以公故贈徵仕郎內閣中書
祖母張氏母張氏吳氏皆贈孺人配張恭人後公七年
卒側室蔣孺人子秉淵廩內閣中書秉沖監生入直
懋勤殿學泗醴源學海女一所著羣經識小錄若干卷
文集若干卷娟雅堂詩十二卷藏海廬詩四卷姬綱集

十卷詞四卷其殁也距生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九以年月日葬縣之某里

誥贈中憲大夫兵部郎中前貴州平越府知府

孟公墓表

太谷東三里楊家莊西北原有貴州平越府知府孟公之墓公以府同知監督滸墅倉擢長蘆都轉鹽運使司運同授朝議大夫除知平越府乞歸三十年以子瀛官兵部車駕司郎中加二級封中憲大夫而卒卒之日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也距生時七十有八歲倉監督例以京察薦充公以府同知在選人會引見

世宗皇帝有奇公才命爲倉監督得通之海運倉杜絕侵冒

護支放惰廢曠是歲他倉監督多以米浥爛被譴而公獨

免協辦大學士武進劉公時總督倉場以明練勤慎薦

改留任除開封府同知方引見即擢長蘆鹽運使司運

同公辭不勝任

上笑曰汝操守可自信即才力患不及耶公益勵清白

凡商竈陋規釐剔殆盡有鹽梟結訟者開諭往往散

去在長蘆九年總督蠡縣李公稱以公第一廉吏也今

皇帝四年除守平越平越訟繁而吏玩訟牒至數十年

公躬親催鞫鞫下而吏抗不上者罪其長於是吏盡畏

法不敷月積案一空葦雞廠漁利陋例建養濟院置義學苗民德之其以耳疾歸也扳送數十里不絕後大學士臨桂陳公每爲節相張公言公賢張公屢致書勸公起公嘗以齊事過忱怍張公而陳公與公官天津久故知公深而公卒無出山之志矣公十歲而孤又善病少長就鑒京師有間歸不忍以贍母養弟累不遠見贈公公撫愛備至歷五十四年又撫其子五人今有至孫曾者然終以弟故常鬱鬱若有所失每燕語必引贈公爲言贈公嘗倣范文正義田法贍族人公踵成其事所訂條制多可行歸化等城裁兵遺屋數千百間令居民買

之孟公首應其募買大半天津臨關渡口浮橋今謂之孟公橋者亦遺愛也平生嗜讀易倚率學書刻石十餘種訓子必義方憶巳丑夏公季子淦省其兄工部君來都從予遊兩落京兆試始歸今年春公強淦復行且屢誡工部君毋乞養故公之歿也惟兵部君視含飯公諱周祚字康夫一字素臣山西太谷人先世仲明公遷自陝西之固原州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朝議大夫祖妣某前妣郭妣王皆贈恭人娶胡氏封恭人有婦行祔公塋生兵部君者也子四人瀚太學生先卒次即瀛次澥工部郎中次淦貢生瀚母李太孺人澥母王太宜人淦母

胡太孺人女二人適溫有道貢玿孫四人公於鄉邦多可稱又葬令五品以上墓立碑龜趺螭首敢於年月日葬公因諸子之請而爲之表

贈奉直大夫前江西廣昌縣知縣孟君墓表

君諱俭姓孟氏字瀛海其先自鄒遷廊城前朝諱正朝者再遷蜀之中江五傳至驥以舉人選知鄒縣下車日拜亞聖祠下然後到官多惠政即君祖也父念先歲貢生母王孺人君兄弟凡四長侯康熙補行辛酉科舉人次儁西昌縣訓導次即君次傳廩膳生一門切劘文行日卓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員試輒第一康熙乙酉舉於

兩試禮部不利遂不復赴及省銓任令江西之廣昌廣昌俗故健訟牘積以千計又前令貪暴多與胥吏通賄緣上下吼伺得間乃手自剖決對狀恒夜分不少休雍正初令攤丁歸地軍與民均勿論而邑中軍籍多有詭寄請託者君釐覈如法又閩民寄莊者以數年為率抗土民租不償催督則又颺去君申請大吏移咨閩省各飭令詣廣昌具其所負逐次以償前侍講饒君雲齋學曙童試時君目為國士後一卯及第焉君內行肫篤未弱冠以一身任家政既歌鹿鳴溯淚時被面謂明經君不逮見為恨其不再試禮部也家故貧不能徹裝且懼逆王

孺人養於城門搆數椽灌蔬藝麻取給甘旨遂初抵家
繞圖書增數千卷而已憶戊子秋予偕君之孫侍御君
卲主貴州試貴東道廣昌魏君齒已宿矣向侍御論君
治邑時織訟以謂神明蓋侍御京邸在南城極東予
每過訪侍御輒以爲疾詢之故廣昌會館廣昌之在京
者貶直以僦焉嗚呼卽君可知已君壽八十有五某年
月日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某地配李宜人壽不
滿百者僅三歲子二長衍鈖昭化縣訓導次衍輿安徽
直隸廣德州州判女三李適可立士標其壻也孫五卽
廣東欽州州判卲庚辰進士山東道監察御史裴偕予

使黔者也

封奉政大夫田君墓表

石門北鄉仁字圩之原有封巋然故永順王村司巡檢累封奉政大夫田君之生壙而其配姚宜人先以葬者也君諱朝泰字鄰哉一字蔆齋先世故汴人姓方氏建炎間秘書丞誠扈蹕南遷遂家石門南津鄉十傳至明聰贅於田因襲田姓又七傳至贈奉政大夫錫祚生勍豫太學生朝霈邑庠生朝恒歲貢生而君於次爲仲幼多病讀書了大義去爲賈又不習乃走京師給事館閣閒叙選得湖南洲州縣武陵司巡檢改駐要瓜市以

憂去踰十年補安福之九谿今裁又八年調永順之王邨又十一年引疾歸是爲乾隆三十二年年六十有八矣王邨故施溶土司境山中田一苗民錯居君不舒不競羣樂無事去之日扳留祖送者數十里不絕其在婁底購竹木創官署絲毫不以累民不好治生產居憂時饘粥或不繼姚宜人績紝以佐其與人不立厓岸而教子孫日嚴祭埽之役至老弗間閒舉豆觴與里中諸高年倆眞率之會燈下向紅箋作小字今年春以姚宜人櫜厝十八年爰卜地襄事虛其左以待七月日病革遺命臘月日必治葬毋久殯於家嘗論古之卜葬七月五月

三月不同其時無不族葬故塋穴不必豫計惟衣衾棺
槨時制歲制不以辨於孫後世兆域各判凡七十以上
常如趙岐司空圖故事預爲之藏以君之知禮善俗其
爲政必有以審乎物之宜而給乎人之欲乃俛首下位
弗竟其所用而又無有如宋金華之書葛安丞歸震川
之碑安亭揭主漸者俾有聞於後則表其墓焉容已耶
君以康熙三十七年月日生壽八十有三姚宜人太學
生鳴虞女有婦行子男三尹衡癸酉舉人荆州府同知
虞成早卒琦鄉廣貢生候選訓導女二適歲貢生金鑾
太學生沈鼎聚孫四孫女五曾孫二

太學生查府君墓表

外姑陳孺人以乾隆二十九年正月日卒於內寢將啓外舅轉菴府君之窆而祔焉於是其女夫吳省欽爲文表諸墓曰府君諱澤禎字介壽以康熙三十六年六月日生乾隆十五年七月日卒十七年十月日葬金山縣列字圩先世本休寧夏氏至正初有貢士諱順者於查爲甥因後焉子孫遂爲查氏高祖應光萬歷丁酉舉人浮家吳越間卜宅婁縣今諸孤所居者也曾祖維衡國學生贈雲南晉寧州知州祖學諭候選訓導以伯兄學詩登順治丁酉賢書陷於讐毀家救之得減戍父廷倚

增廣生有文行自號曰檢齋與俞檢討長城戴修撰有祺張吉士昺兄貢士廷瑞等名相埒母朱孺人少讀書諷了大義檢齋公嬰疾既不支而外若無甚苦君謹視湯藥不稍離疾且革指牀下罌謂曰是中有藏金兒年少未能支門户其取是君泣且辭召諸兄共守而後發金以朱孺人合葬檢齋公於休寧人嚴瀨湖新安江時諸溪驟漲途閒饑渡者殊君往反累月得無恙一蔬一果罔不薦時祭罔不誠爲家人言祖父事輒涕泗交頤叔兄疾以君不相負屬撫其孤生平恐聞人過嘗傷答以唐賢看竹到貧家句致傷或誦竹如菊舉坐匿笑比

至君君如或所詬退而曰吾以分謗也召釁不必多蒙
羞不必大人由是多君爲長者朝貴某與君世往來以
父執自居君引後進禮而退有請君婚者問其出背吏
入官辭勿許性收拾衍蹤非求倪倣君新嗜習書一紙
輒作千百字反覆縱横愛塈無間讀書有所得關錄輒
扶寸摹公子删之爲人勝所居曰南埜酒人三四輩以
次相過從君飲最多而酒德亦以君爲最暇則養花埽
地蕭然若退院僧當人子厚於君知君有遂室邇者不
能偵請餌爲博場公謝不能容乃止蚤歲遊難既乃益
自刻厲故自號轉庵作轉庵說配潘孺人何孺人再繼

陳孺人有壼行為君生子三寶穎寶苞俱太學生次寶秀女三歸予者長也次許嫁宋淼淼夭守志不奪次適太學生吳淦孫六

誥封恭人張母馬太恭人墓表

恭人姓馬氏曲沃明經牧山君之孫觀察湖南驛鹽道張君淑之母而駐防京口鑲藍旗協領右丞公貳室也生五歲而孤母孺人殉死乃育於明經君君善醫居邑之侯馬鎮協領公先有事於陝道侯馬幾殆君療之遂如平生懽既別去公駐京口不聞問者有年而公之友山陰鄭袌朋者亦嘗以異疾留鎮療於君將歸懽復作

乃資君以家而南時恭人甫九歲也公艱嗣乩於神神大書旁枝字示之因遺鄭書語其事君見之訖曰是張公子耶是國器後必昌第得以弱息侍巾櫛吾投老台蕩間矣公固辭而君意益決公迺白淑人淑人贊之閱數年始歸侍公公與淑人以爲賢遲委家政協領故旗員秩尊而祿不贍本旗甲戶絕乏以家中壯丁隸之恭人從容請曰吾家食指繁取甲戶以贍我丁甚善然本旗非無材貧者抑又甚焉盍慎選而與之公喜遽言於將軍著爲令淑人既善病病累月不離廁牏牀笫恭人必親之當飲藥弗嘗弗進曰吾非有謹嫌抑春秋之義也公歿

後四年歲壬子淑人疾且亟徧召諸宗黨使以稱已者稱恭人恭人泣固辭乃止觀察君之生恭人自爲乳甚慈而所以教之者嚴君以國子生試於 朝中選第二洎爲選人産日落仰食者尚千指恭人節縮衣食乃措辦焉既祿養疏布如故子婦敦勸之則歎曰汝父汝嫡母俱不逮汝養吾見汝今日幸矣忍自泰耶君嘗以劍川牧改提舉黑井而劍職逋累千代者拒不受恭人質敘劍佐君以償而劍又地震壞民舍萬有八千餘君奉命復回劍善後劍人頂香送恭人輿哭不絕恭人命君徧示山谷所代償勿復追君膺薦入 覲未出都擢

守衡州遣人迎恭人於劍劍人德恭人立碑爲長生位
於報國寺恭人不佞佛而雨暘一愆憂禱亟焉君牧兩
迤者十四年所境未有旱潦斯恭人積誠之感已憾庚
辰予至長沙恭人開八秩嘗代爲文以壽故知恭人者
稔今君持狀來請謂豫若待表墓之文予惟昌黎始爲
鄭夫人殯表元潘景晉謂墓表之制略述其世系行實
而刻於左方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
卯夫亡誌蓋不忍其親之亡而事必師古君可謂知禮
也已恭人以康熙二十年三月五日生乾隆二十七年
十二月十二日無疾卒其明年十月十一日於定興東

栅都之東啓協領公㙒祔焉子一郎觀察君孫三允植
樹敏杞書之補變石之闕云